

阳光与回响

——德阳：万国设备展的时空转换

贾璋岷



德阳的“大工业”博物馆，建设已经初具规模。

在庆祝建党百年之际，应四川散文作家联谊会 and 德阳散文学会之邀，我和一批来自四川各地的作家，来到这座城市，以一种新的视角阅读这座积淀着荣光、饱经过悲欢，正整装奋进的光荣城市。

座座厂房，就是博物馆的主体。厂房内的设备，更展示出时空流转的景象。

“这座工厂，是1958年随建工部一局建筑大军，从东北富拉尔基搬迁到德阳建设第二重型机器厂和东方电机厂，作为配套的汽车修理和建筑工程机械修理的企业。”陪同的朋友介绍。

厂房内，丝丝缕缕的阳光，投射在斑斑驳驳的陈旧设备上，溅起点点星光。

我从冷冰冰的机器“行道树林”走过，头顶上，仍是一片星光。

它们蒙着油腻的尘灰，十分落寞的样子。但是，骨子里散发着冷冷的傲气。

美国的车床和行走式吊车。那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产品。

日本的车床。那是七八十年前的产品。

苏联生产的铣床、捷克摇臂钻。那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的产品。

波兰卧铣。那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产品。

朝鲜车床。铭牌上的生产日期是1975年……

日本生产的那台车床，是侵略者占领东北时使用的设备，后来被东北工业部机械管理局接



管，1958年从东北调拨进川的。

每一台机器，跨越千山万水，都有它的故事。

在这个厂房，一台叫海斯特的移动吊车，让眼前的画面感更强。

它来自大洋彼岸。它来得十分不情愿与委屈。因为，它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战利品。

时光，从星光朗润的夏夜流转出来，眼前，是朝鲜战场的冰天雪地、烈焰血海。

立国之战，无数中华好儿女用血肉之躯，在半岛的三千里江山寸土必争地血战。铺天盖地的机群轰炸，遍地喷火的凝固汽油弹。这是一个农业化时代，一把炒面一把雪的军队，与工业化现代化军队的全面较量。

志愿军高奏凯歌。

战后，一批批军人走进大漠深处，默默铸剑。因为，那个要给中国动外科手术的“小玩意”，一直挂在美国政客与军方嘴上。

战后，一批批军人脱下军装，走向机器轰鸣的新战场。

那一战，那场冰雪长津湖的绝命追击，为中国军人铸就辉煌，也留下难以释怀的遗憾。

长津湖之战，是第二次战役中一场决定性战斗。中国军人成功包围对手，美军被迫全线撤退。发起攻击的是志愿军第9兵团。

中国军人卧冰爬雪，长途奔袭，美军王牌部队被逼上绝路。这是意志对决钢铁的比拼！志愿军全胜在望。

但是，炸不断的水门桥，让无坚不摧的中国军人刻骨铭心。

战场杀红双眼。双方指挥官布满血丝的眼睛，牢牢盯住地图上的一个名字——水门桥。水门桥跨度不过9米，桥的两

端是悬崖，周围没有任何可以绕行的道路。志愿军炸毁水门桥，美军王牌军陆战1师将面临全军覆灭。

中国指挥官决定，赶在美军溃退之前，炸断他们必经之地水门桥！

12月1日，9兵团第60师派出小分队，前赴后继，飞速穿插到水门桥附近，一声巨响，水门桥炸毁。美军陆战1师第1工兵营迅速抢修，一座木桥修复后通车。

12月4日，风雪黑夜，寒星隐退，小分队第二次又将美军架好的桥梁炸毁。随即，美军陆军第10军第73工兵营，猛扑上来。他们在原桥残留的桥根部，架设了钢木桥梁，水门桥再度通行。

12月6日，第三次，中国军人怒火冲天，把桥炸得更彻底。小分队强行突破火力封锁，把新建的桥，连同原桥的根部，炸得一千二净。

至此，美军眼看着就成了被包圆的一锅饺子。

此刻，美军陆战1师还拥有1400多辆各种机械化装备，加上溃退的步兵，上万人将插翅难逃。志愿军三个军的大部队，全速推进，奋力向水门桥方向合围。飞机在天空狂轰滥炸，没有制空权，白天只能暂停攻势。

美军陆战1师即将葬身水门桥！

美军的师长召来工兵参谋兼第1工兵营营长，命令：在最短的时间内，不惜一切代价，马上想办法架起一座桥梁！

大工业化缔造的奇迹出现了。

他们决定，让总部空投桥梁，然后再架桥。而且，为了防备志愿军爆棚的战斗力，而使桥梁在整个过程中有损失，该师一下子要

了8套M-2的桥梁构件。

美军强大的后勤机构立即开动。远在千里之外的日本企业，连夜制作了8套钢木标准桥梁构件，大型运输机腾空而起，7日凌晨，盘旋在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水门桥上空。

血色黎明，巨型降落伞直接空投到美军阵地。不出所料，其中一套着陆时损坏，还有一套落到志愿军阵地上。但是，美军防备在先，还是有6套全套桥梁构件到了工兵之手。

经过一天一夜的紧张施工，美军工兵部队，终于架起了一座能通行全部重型装备的临时桥梁。而且，是钢制架构。

过桥后，美军炸毁了桥梁，阻止志愿军的追击。

美军陆战1师及其他被打残的部队，逃脱了被全部歼灭的命运。志愿军第9兵团，眼睁睁看着美军陆战1师逃出千辛万苦构起的包围圈。

三炸水门桥，是志愿军意志力的高扬。

三修水门桥，是美军现代化能力的体现。

千里之外定制生产桥梁，千里奔袭准确空投。

这个让人震惊的事实证明，作战双方的装备现代化实力差别有多大，双方工业能力的巨大差距，在战争关键时刻，何等重要。

志愿军奋力到了极限。

美军架设钢构桥，到大批军队通过时，冲到桥头的志愿军冲锋部队，试图进行最后的绝命阻击。但是，经过那么长时间的严酷考验，他们的精力已到极限！

一座“炸不断”的桥，承载着中国军人的伤痛。

战场千里之外，生产桥梁的日本企业，就这样显示着重工业

的力量。

向现代工业化进军，这是一代军人血的呼唤，更是一个崭新国家梦的追求。

没有任何理由指责中国军人，唯有泪流满面，包括当年的对手，无不敬佩。

自然，没有任何理由指责中国向工业与军事现代化进军的意志与部署，尽管有的措施，在今日看来，探索的路，不尽完善。

在这样的维度上，看德阳的大工业以及三线建设，那座冰天雪地里的水门桥和英勇的“冰雕连”，就是悲壮的背景切换。

时光流转的明暗间，这台美国造的机器，正是低垂幕布缝里的一缕回光。

阳光，投射进静静的厂房。在海斯特移动吊车旁，时光，再度流转。

世界上最好的轻步兵，与现代化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军队较量，后者，最终没有占到便宜。

这台吊车就是注脚。

它是在抗美援朝战争中，从美国军队手里缴获的战利品。这个家伙，从朝鲜战场辗转来到国内，为战场的胜利者，为新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效力。它先是被调配给中国人民解放军建筑工程第五师。随后，在修建一汽和一重时，立下汗马功劳。

当德阳开启大工业时代，掀起三线建设的热潮时，它又随建工部一局来到成都平原的这片工业热土。德阳从一个农业小县城，一跃成为国家大工业基地，走上了工业现代化之路。

从上世纪三十年代到七十年代，来自世界各地的机器设备，都有自己的历程和故事。

万国设备展，激荡着岁月长河无尽的回响。

李刚（河南）

抱娘葱

从去年夏天开始，它们就出现在我的院落里了。那些花盆里单薄的泥土，成了它们客居的安身之所。

初来时，它们还是手指般粗细，沾染着清晨的露水，水灵又娇嫩。母亲笑盈盈地把它们从袋子里拿出来，径直来到了院子下。

“娘，你坐下来歇歇，那葱等会儿再收拾……”

可母亲哪里肯停下歇息，找了两个花盆，一棵棵细细地密密地栽下。你瞧吧，它们一棵棵挺立在那里，完全没有显露翻山越岭、长途跋涉之疲惫。

母亲指着它们说：“这些葱够你们吃上一段时间了！不要俭省，家里还有很多呢！”

就这样，这些葱从乡下，随着母亲来城脚步，扎根到了我的院子里。院子不大，又因为四周有高楼遮挡，阳光并不充足，好歹这些葱并不娇贵，有土有水，就可以承载起一位母亲的心思。它们成了院子的主人，用不算丰茂的绿色，把院落映衬得充满了故乡味道。

这些葱终究没有辜负母亲的期待。每次做饭，我就随手拔下一棵，去根后，用水一冲，就可以切来炆锅。葱的香味，让我在远离故土的日子里，感受到了爱意和充实。

一段时日后，母亲竟然又让来城里办事的邻居，给我捎来了一些蔬菜，其中还有一捆葱。

我找来一个花盆，学着母亲的样子，一棵棵将它们栽下。和市售的葱相比，它们还有点土娃娃的模样，但我并不轻看它们，日日照浇水探望。它们都来自故乡，沾染了母亲手指的温情，我又怎能怠慢？

后来，母亲又几次托人从乡下捎葱来，慢慢的，院中的大小花盆里，都有了葱的身影，有的甚至栽在其它花木旁，胆怯地占据着一点儿空间。但它们并不压抑了自己，没多久，就能入乡随俗地展现出一派繁茂之相来。

从夏到秋，从秋到冬，这些葱一直生长在院子里。风雪来临，厚厚的积雪包裹了它们，我担心它们会被冻伤冻死，但雪融后，它们还是原来的模样，依旧挺立着，直到今天。

初夏的葱，已经抽苔开花，小小的花蕾呈球状，在风里招摇。用手摸摸，葱叶子已有很硬的质感，是时候把葱拔出来食用了，否则长老了丢掉可惜。我一改往日的吝惜，大方地拔尽所有，准备用来包饺子。但计划跟不上变化，葱拔下来了，却临时出差，这一耽误就是半个月。我外出的日子里，它们被丢弃在厨房角落，无声无息。

等我再次注视它们时，葱叶干枯了，有气无力地乱作一团，反而是那些花蕾都开了，细小的白花，米粒般一朵朵簇拥成团，它们并没有因为脱离了泥土和水的滋养而枯败，而是倔强地把生命最后的色彩和力量展示给你。

我蹲下来，心里不住地叹惋着，一棵棵地择掉黄叶子。突然，我发现它们的根部，又有一些细嫩的葱芽发出，它们依偎在原来的葱体旁，像一个个孩子。

抱娘葱！

这突然的发现，让我的心揪了起来。你看，这新生的葱，是那么柔弱，那么娇嫩，而它的母亲，用自己并不宽厚的怀抱给了它们温暖和呵护。这母子相依相偎的画面，又怎能不令我触动！

回想起来，母爱是我走出故乡后的充沛力量。我高兴了，母亲高兴；我难过了，母亲伤心；我生活里缺什么在乎什么，远在乡下的母亲都知晓……如今我年近半百，在母亲的关爱下，仍乐意做一个幸福的孩子！不论岁月怎样流逝，不论历经多少寒暑，母爱的火焰始终燃烧在我心头，为我照亮前行的方向，让我总能看清脚下的路。

我把收拾好的葱芽轻轻地握在手里，突然觉得它们很重，很重。

故乡吃「茶」

赵宽宏（贵州）

曾祺进一步交待：“‘晚茶’大都是一碗干拌面，——葱花、猪油、酱油、虾籽、虾米为料，面下在里面；或几个麻团、‘油墩子’，——白铁敲成浅模，浇入稀面，以萝卜丝为馅，入油炸熟。”他在叙述故乡食物时还曾写道：“炒米这东西实在说不上有什么好吃。家常预备，不过取其方便。用开水一泡，马上就可以吃。在没有什么东西好吃的时候，泡一碗，可代早晚茶。”小时候在老家见农人吃晚茶，大都是中午剩下的菜粥。可见，晚茶的丰俭清晰地反映着时代的物质水平和各家的生活贫富。

故乡还有一道待客的“茶”也与茶不太搭界，那就是蛋茶。有客而至，坐锅生火，煮荷包蛋，以蛋为茶，敬奉宾客。这煮的蛋，每客必是三个，不作兴一个或两个。没有鸡蛋，也有以圆子茶代之的，米面搓的圆子，每碗必为双数。不管蛋茶还是圆子茶，有条件的人家，还要放猪肉和糖。

我母亲年少时父母双亡，她的二舅妈对她非常怜爱，以至爱屋及乌，对我也非常好，每次去她家，都要给我煮蛋茶或圆子茶吃。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，这些可都是叫人一想起就口舌生津的至味。

每逢过年，故乡还有一道“茶”格外隆重讲究。不管去谁家拜年，主人家必将早就准备好的果子（红枣）茶、圆子茶端上桌来，一同摆上桌的还有桃酥、京果等茶食，这之中必有一盘云片糕，取“步步高升”之意。主人不停地催请：“来，吃咯吃咯，不要停筷子，吃咯。”似乎越是“吃”声不停，就越显出主人的热情好客。而客人则一边应答“吃呢吃呢”，一边只是象征性地动动筷子，浅尝辄止，以示“年饱”，不愿露了穷相。所谓“年饱”，即过年时好吃的食物很多，吃饱了肚子不饿。好多年没回故乡了，这一代代沿袭下来的习俗，大概还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吧？只不过，如今客人的谦让并非以示“年饱”，而是缘于真正的丰足了。

都市即景

丹心（四川）摄

